

# 青年新書信

蒋家若先慈德瑜著合



上海上

新書局

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 
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八版

青年新書信  
每册定價大洋柒角

著者

宋 蔣

若 光

瑜 慈

發行者 新新書局

分售處 各省大書店

此有著作權印究必翻作

# 序

## 胡錫壁

若瑜死了已經一週年了。今天是她死後週年的忌日，我有什麼話好說呢？我只有表示不出來的無涯際的悲哀，深沉的苦痛！除了悲哀與苦痛而外，我還能說些什麼話呢？有什麼話可以表示出我的心境來？……

今天我癱在煙霧迷濛中的枯嶺上面，伏着那淒涼的，被風雨所飄零的孤墳痛哭，一方而吐盡生者的悲哀，一方面慰藉死者的幽魂。但是因為時局的影響，我只能立在黃浦灘上向着那遙遠的，不呈現面目的廬山洒淚。『魂兮歸來，我的愛人！魂兮歸來，我的若瑜！……』唉！對於我只有這悽慘的泣號，除此悽慘的泣號而外，我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為對於死者的奠祭。

在這若瑜死後的一週年中，我總想將我與她的歷史寫出一部書來，做為永久的紀念。但每一提起筆來，我的心就顫動了，我的頭就昏眩了，茫然不知從何說起，悵然不知如何表示，直到如今連一個字兒都沒寫出來。這大約是因為我的文學天才不能充

一分地表現出我的如海一般深的悲哀來。喂！我還配稱一個文學家嗎？若瑜呵！我對不起你！我對不起你呵！……

也許我終久是要把這一本書寫成功的。現在且讓我把我們的通信整理一下，一切都仍其舊，一字不易地印出書來，做為一個小小的紀念碑。我們所通的信當然比現在所印行的數量要多些，但是因為有很多的信都被散遺了，無從收集，只得僅限於此了。慣於流浪的我，行踪不定。今天也不知明天要到何處去，因之這些尙存留的信札，再將被我遺失了，也是意中事。但是這些信札是我此生中的最貴重的紀念物，我應當將牠好好地存留起來。不但要藉之以紀念死者，並藉之以為生者的安慰。若瑜雖然是死了，但是她所遺留給我的愛跡是永遠存在的。我把這本書印行了，也許讀者要罵我爲多事，但是我却以為這是我應當做的事。

我現在說不盡若瑜所有的好處，她的貴重的性格，她所給與我的真誠的愛……當她生的時候，我還不覺得她對於我是這般的貴重，但是現在？……唉！我的天哪！你竟永遠地將我的貴重的若瑜奪去了！我詛咒你，我永遠地詛咒你！

倘若若瑜還健在的時候，那她將要如何地督促我，鼓勵我，安慰我呢！她生前很堅決地希望我成功一個偉大的平民文學家，因之，她除了安慰我而外，還能督促我，鼓勵我。但是現在呢？她死了！……我還是這般地無成就！我慚愧我辜負了她的希望！

我曾幻想與若瑜永遠地同居，永遠地共同生活，永遠地享受愛情的幸福。但是在這一生中，我統共只與她同居了一個月，短促的一個月！唉！這是她的不幸呢還是我的不幸呢？我陷入無底的恨海裏。我將永遠填不平這個無底的恨海。

在此填不平的恨海中，讓這一本書信的集子做為永遠不滅的紀念碑罷！……

蔣光慈。一九二七年，十一月，六日於上海。

俠生我的愛友

# 胡錫紫

你的一月十一號的信，我今天收到了。我自信陽一共寄你五封信，你爲什麼只收到兩封呢？末次的兩封信皆用紅水寫的。一封是在信陽車站寫的。怪事，我由信陽寄的家信也失了一封，我想這一定是郵局遺失了，或是學校夫役沒發，不然。是不能失去的。

我因爲好久沒接你的回信，我以爲你已離開了上海，所以也沒把像片寄你，因爲沒寄，一天我沒在家，竟被一個同學拿去了。她留一字云，「玉妹！你贈你愛友俠生的小照，我現在拿去了，請你再洗一張給他罷！」我現在已經又去洗了，三兩天內就可以寄你，請勿念。

俠生！我知道你的精神生活是很枯寂的，你每次的來信，我念了幾次，不禁爲你表現無限的同情！我友！你的精神生活枯寂，我的精神生活又何嘗有樂趣！……幸而

我還能自慰，不然，我早就流于悲觀自殺！我友！我很希望我友能自己安慰自己，對於任何事物皆放冷靜些！

我友！你說世界上沒有愛你的人，這話我個人是不相信的，因為你是一個可愛的人！

我下學期不想再教書了，因為教書的生活太麻煩，并且我不願作學校管理，我在二女師本來是教務，下學期他們叫我擔任齋務主任，我很不願意任齋務。我在二女師雖是教書，可是和學生一樣的孩子氣，沒事的時候和她們一陣兒跳舞呀，唱歌呀，說呀，笑呀，我沒把她們當作學生，她們也沒把我當作老師，我們大家好像同學一樣，因為我的性質是生來的小孩子氣。並且我也不願意以嚴尊的態度與老師的架子對她們，她們也都很努力的讀書。所以我很愛她們。

下期若不去二女師教書，一定去南京了；我若去南京，我還想于暑期前後去杭州一遊。過上海也想玩兩天。

我刻下在家的生活非常寂悶——天天除了和我慈愛的母親談談閒話，就是一個人悶

坐在屋子裏，看點兒書或者彈彈風琴。再悶很了的時候，就找嬸母家的小妹妹玩，但是有時候也討厭她們來鬧，很願意一個人坐着。唉！總之，也是無聊！介石姐回家這麼些天了，可是她還沒來信呢。不知爲什麼，我真懸念不已！

幾年來我的同志友人有許多已經嫁了人，她們現在不惟得不到什麼快樂，並且得到了許多苦痛！我很可憐她們。吾之至友余培之姐于今年暑期內與宋屏東君結了婚，她倆起初愛情很好，後來不知爲什麼他對她就不好了！現在培之姐是很痛苦的。我昨天接了他的一封信，我讀了之後難過異常。哎！我也不知爲她洒了多少同情淚！因爲這個原故，我很希望我能成一個獨身主義實行者，以免去這些無味的苦痛！

我既從事于教育，我很願努力的繼續研究教育，以造成一個平民教育者。可是我現在覺着我是一個毫沒學識的人！想自己的志願成功，必須抱着杜門謝客，埋首讀書的態度。最可恨者即是我的身體大不如以前的康健。自從我到南京讀書到現在身體很是多病，所以我有時對於我自己的前途很抱悲觀！我友時常說人生以身體之康健爲最重要；信哉斯言！我知道我友是很能自愛的人，不過我還希望我友此後少吃些有刺激

性的東西。亦衛生之一助也！我友以爲然否？

餘容再談。敬祝

你精神愉快。

你友若瑜手書。一九二五年一月廿二號。

## 二

親愛的俠生：

你說我稱你愛友使你懷疑，我也不和你辯論，因為我知道這不過是你一時的懊喪語。（處在這種冷酷無情的人們當中也不得不令人懷疑！）只是我總希望我們朋友彼此決不可有虛偽的心意和懷疑的態度！懷疑的朋友不是真的朋友。

我很相信你我是真誠的，友誼很深的朋友；因為我相信你，我也相信我自己是真誠的，富于感情的，不肯有負于人的人！或者我友以爲不然。

世界上惟介石姐是個真正知我愛我的朋友！

我很希望我友能回家探探雙親，因為他們許多年不見你了，一定是很想念你的。

你回家一次可以安慰雙親，也可以安慰你自己了。我友以爲？

我的信你收着嗎？像片還須三五天才能寄去，因為這幾天陽光不好。

數日來精神煩悶，繚亂至極！再談。敬祝

你的精神愉快。

若瑜手書。一月廿四日，

### 三

親愛的俠生吾友：

今天接到了你的二月廿六號的信，知道你已經搬了家，我以前給你的信，你收着了嗎？大約是三封信，請你去學校門房問問看！

我因爲種種困難情形，又來信陽教書，大約本學期是不能脫身了。暑假後是一定要去南京的，或能去杭州玩玩。我近來也是很寂苦的！

我聽你說你栽了蘭花，我今天也買了幾盆蘭花種上了，大約三兩天內就可以開放  
她清香而幽美的花兒！看了她也生了無限的安慰，因為她與江南的蘭花兒是同一的幽  
香。

數日來，精神不大好，不能多寫字，再談。敬祝

吾友愉快。

你友若瑜上。四號。

#### 四

俠生我的愛友：

你三月六日的信，我收到已經好幾天了，因為我精神不好，沒有復你，這幾天已  
經痊癒了，望勿爲念。

親愛的俠友！我知道你是很希望我能去南京上學，但是我又何嘗不願意去南京上  
學呢？……我所以又來信陽的第一原因是二女師懇留，第二原因就是爲我的上學經費

沒有着落！我父親不肯完全擔負我的上學經費！我自己又沒多餘錢。我以前上學都是用我母親的錢，可是現在她也沒多少錢了！所以我不得不再積蓄些經費再去上學。

我友！我知道你是很寂苦的，我很希望我自己能多有些工夫來安慰你，我更希望自己能自慰自愛，時常去和自然界接觸來安慰自己。

我近來精神還算爽快，時常有些可愛的女郎來和我玩玩，余培之姊雖在附小教書，但是我也時常去和她玩，我們也時常去城外遊玩。

我有時候煩悶起來，總不愛和一切的人說話，總愛一個人沉思，或者看看書，彈彈風琴。

上海有賣很好玩的畫片嗎？若有，請買幾張給我。

吾友！你在上海租房住嗎？爲什麼不住在學校裏？現在上課了，不能再寫。祝你精神愉快。

你友若瑜。三月十三號。

俠生我的愛友：

我十四號給你的信，你收着嗎？我今天接了你三月十號的信，知道你爲我本學期不能上學很着急。我所以不能去南京着實因爲二女師堅留，第二是爲經濟。

我從來不好向朋友道窮！崑源知道我的經濟問題，大約是培之姊和他說的，不然，他怎麼會知道呢？我也不時常和他通信。

我很相信我倆是精神上的知己朋友！精神上的知己終有見面的一日。況且未見過面的朋友更比見過面的朋友有趣而親切些！我友又何必急于見面呢？

現在同學生旅行去呢，下次再寫祝。

你康健和愉快。

你友若瑜上。三月十五號。

親愛的俠生！

六

你寄我的畫片，三月十九的信及蘭花，我都收到了！因爲種種雜事忙得我好久沒給你信！我這幾天總是覺着心中不安，好像有很關緊要的事沒有辦似的，大約就是因爲沒給你信的原故罷。

我接了你這次的信及蘭花，心中異常快活！我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要快活！……哈哈！一笑！

我的蘭花還沒開呢，真急人！……等牠開了，我一定要寄你一朶！

你說你編講義很麻煩，我真相信。你爲什麼不叫學生自己記筆記呢？上大有女生否？學生程度如何？一共有幾多學生？

我這幾天仍然是忙的不得了而了之一明天我們要追悼孫中山。

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，可是今日沒有工夫！過了明天再談罷。

祝你快樂。

你友若瑜上。三十日。

敬愛的俠生：

又好久沒接你的信了！計算已經十幾天沒來信，你忙嗎？精神不好嗎？不知爲什麼心中總是不安……

你上次來信說，你的教書生活很乏興味，我刻下也與你同病，比你還麻煩些！天天這些雜事我真不耐煩管！職員就是公僕，什麼看護，醫生，夫役，廚子，賬先，教書匠……作個全套！哎！真把我麻煩死了！我已經辭了幾次，奈校長等決意不允。我在家還是小孩子一樣，怎麼會管這些事呢？上學期我只教書，精神到多快活！這學期把我忙的也不顧自修功課。真煩死我。

今天同她們一陣兒去鄉下旅行，她們都小孩子樣的採了人家許多花兒，我叫她們呢，她們也不言語的對着花兒笑，表示她們愛花的活潑姿態，煞是可愛。她們偷的花送了我幾枝兒，我現在送你幾朵兒。分點兒賊贓給你，哈哈，一笑。

我很愛二女師的學生，不然，我非刻下辭職不可。

我很愛自然，尤愛圖畫，惟我沒有藝術天才，亦一恨事！我總愛畫，但是總是畫

的不好，我氣了現在也不畫了。我想我終身從事于教育，專研究教育與心理學。我也好文學，然尙未得門徑，望我友時常指教我，勉勵我。

介石姊打算暑假後去上海入美術專門。惟不知該校辦的究竟如何，我友能代打聽否？

現在夜已深了，她們都沉沉的睡去，起了風，又下了細雨，身上覺着有點兒冷，睡覺去，容日再寫。敬祝

我友精神愉快。

你友若瑜上。四月一號夜十二時。

我的蘭花還沒開。真恨人！

## 八

親愛的俠生：

你寄來的兩本書我都收到了，信也看了。我現在急于看你的新夢，若出版了，望

先寄我一本。

二女師不久要開一個遊藝會，所以我現在非常的忙。我想叫她們排演咖啡店之一夜，此一劇好極，不知她們能演得好否。她們都很活潑天真，或可演得好。附小六年級昨天排演廣寒宮，演的尚好，惟跳舞不能活潑，表情尚佳。

昨天悶了，早上就與培之姐去野外散步，我倆坐在小河邊的沙灘上默想……她睡覺了，我自己望一望遠山上的青光，村中的炊煙和水上的波紋，煞是優美；風聲，水聲，小鳥聲；——一種自然的音樂真是好聽啊！不由的使我念及我友的機械的枯寂的生活又很難過，我友！我將何以——你呢？生活太機械了于身體有傷，我很希望我友也時常約一二友人談談或玩玩。我天天無論如何的忙，總要抽些工夫去玩玩或是與她們說說笑笑。

我很好野外遊玩，可惜我沒文學手腕，不能描寫她的真美，若我友在，一定要作好詩描寫她的美呢。忙的很，再會。  
祝友康健。